

不朽的功勋 闪光的精神

——访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二二一厂离退休职工

6月,金银滩草原的夏天来了。绿草茵茵、白云低垂,让人仿佛淡忘了这里曾经轰鸣的炮声。

金银滩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国营二二一厂旧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均诞生于此,这里被称为中国原子城。

如今,这里已安全退役,成为旅游景区。曾在这里奋斗过的核工业人被安置到全国27个省份的532个县市。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二二一厂离退休职工,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解决离退休人员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已是耄耋之年,这些老同志带着自己的“二二一故事”,带着烙印在身上的“两弹一星”精神,依然在祖国各地发光发热。

以身许国,在那遥远的地方

6月2日,西宁市德令哈路的中核集团二二一小区内歌声嘹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歌声来自二二一厂退休职工和家属。

85岁的杨翠英老人特意打扮了自己,“经历了苦日子,今天的日子比蜜还甜。”她说,感谢党中央没有忘记我们。

老人们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下,这两年待遇好了,看病就医更省心,中核集团等还组织对职工住房进行修缮,美化了社区环境,生活舒心多了。

1958年,面对西方核讹诈的威胁,党中央决定在青海金银滩建立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对外称“青海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青海矿区”。

金银滩地处高原,高寒缺氧,一年里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袄。西部歌王王洛宾在这里写下了经典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

1961年,杨翠英带着当时只有4个月大的女儿,从河南老家追随丈夫到了二二一厂工作。

“那时吃的多是青稞面和黑豆面,面黏性太大,刚开始咽不下去,需要拿热水送。粮油限量供应,我们只能自己种一些土豆充饥。”杨翠英回忆说。

今年80岁的董殿举住在安徽合肥团安新村。话起当年,老人的眼神一下子亮了起来——

1959年,只有18岁的他进厂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

“当时条件艰苦,我们只能临时住进牧民搬走后留下的牛棚、羊圈里,有时就在山上挖个洞睡觉,晚上还能听见狼叫。冬天睡觉时戴着棉帽,第二天被子、帽子上都是冰霜。”

今年86岁的刘兆民曾在二分厂研制炸药。“当年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要从事什么工作,拿着车票,提着木箱就来了,和我一起

的同一届校友当时就有20个。”他说。

刘兆民后来才知道自己从事的是一份“特殊”的事业。研制雷管、研究炸药冲击波,曾是他的主要工作。

当年,很多科学家工作到深夜,一个共同的信念在心中燃烧——再穷,也要造出“争气弹”。

李富学1959年到厂,主要从事“微秒级电雷管”的研制任务。

“以前国内都是秒级的,原子弹需要微秒级的电雷管,没有先例也没有样品,一切都是自主研发。”老人声音依旧洪亮。

为了造出合格的电雷管,研究人员从试制到定型,两年多时间里做了5万多次试验。

1962年,新型微秒级电雷管诞生了,试爆成功的原子弹、氢弹,都使用上了这种电雷管!如今说起来,88岁的老人家仍充满骄傲。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2015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就我国核工业创建60周年作出重要指示:“60年来,几代核工业人艰苦创业、开拓创新,推动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为国家和经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化剑为犁,永远为了和平

拂去岁月的尘埃,二二一的名字闪耀着不朽的光辉。二二一厂的建设者们为我国国防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历史的长河奔腾向前。战争的阴影淡去,和平与发展渐成时代主题。1987年6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作出撤销二二一厂的决定。

眼含热泪、心怀不舍,但人们没有任何怨言,一方面继续攻关,保质保量完成研制和生产任务;另一方面遵照国际通用核设施退役处理标准,本着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对设施设备进行永久性无害化处理。

1993年6月,退役治理工作全面完成,厂区设施达到不加任何限制可对外永久性开放的标准。

1995年5月,新华社发布消息,向世界宣布: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全面退役。

撤厂时,二二一厂有职工近万人,其中离退休人员4924人,加上家属子女等总人口约3万人。在职工被安置到各地企业单位,中核总组建了核工业二二一离退休人员管理局专门负责离退休人员的服务管理。

按照“适当集中、合理分散”的原则,刘兆民等600多人被安置到西宁市的二二一家属院颐养天年。

700多名离退休职工在合肥安家,一些人去了山东淄博,还有一些离退休工人和技术

干部从青海撤回原籍,上海市上钢社区就集中居住了80多位。

回首隐秘而光辉的岁月,这些老人激情满怀:“如果现在需要,我还能干。”

住在“两弹村”的陶瑞滨已经89岁了,他最难忘的是1964年原子弹试验前夕的“护弹”经历。

当时刚刚进厂的陶瑞滨被安排承担中子源的护送工作。在距离装设试爆塔最后一公里时,天黑了。

“在戈壁滩行走,就怕摔,另两名同志一左一右和我手挽手像架着犯人一样,三人边喊口令边走,我手里紧紧拿着乒乓球大小的中子源。”曾经的惊心动魄,陶瑞滨像讲故事一样轻轻诉说。

“我是1964年进厂,经历了原子弹、氢弹试验和东风三号试验。”同住“两弹村”的许震贵回忆,被调往青海工作时,爱人相随,却不得不留下父母和子女。由于保密要求,工作上不禀父母,下不告子女。

把国家放在首位,把保密纪律刻进心里。

“当时在上海,周围有人误以为我去青海劳改了,背后指指点点,但我也不能解释。”许震贵说。

如今,原子城更名为西海镇。这个曾经的神秘禁区,现成一座高原生态旅游新城。金银滩草原再现碧野千里、牛羊成群,成了当地最好的牧场。

西海镇门源路2号。“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静静矗立,展示着中国科学家自主创新的精神、保卫和平的决心和功绩。

碑顶雕刻着四只和平鸽,向世界宣告科学家们奋斗一生的意义:保卫和平。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这就是当时二二一厂工人和技术干部穿的防护服。”许震贵指着展馆里一件自己曾身着过的展品对观众说。

这个特殊的展馆名为“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由80余位二二一厂离退休人员与上钢社区共同创建。

老同志们自发捐赠珍藏多年的历史照片、证书、纪念章等,自费到青海基地征集史料,义务做接待和讲解工作。

“政府很支持我们宣讲‘两弹一星’精神。”81岁的陈福良说,创建之初,展馆只有20多平方米,设施简陋。在浦东新区的支持下搬迁改造,现已扩建成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参观者已超16万人次。

“这两年我们养老金逐年上调,由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统筹支付。这是党中央对老同志莫大的关心关怀。”陈福良说。

前些年情况有些不同。一些二二一厂的离退休人员待遇增速赶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脚步,有的人家里主要依赖老

生活陷入困顿。30多年前分的楼房,设施已经老旧,有的老同志生活受到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着二二一厂的老同志,关心他们晚年生活得好不好。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关心解决好二二一厂离退休人员的生活,大力宣传二二一厂所作的贡献。

了解老同志所思所盼,用心用情全力解决问题。

中核集团核工业二二一离退休人员管理局局长戈晓海介绍,为让老同志安享晚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统一部署,组织退休人员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统筹,享受养老金正常增长机制;离休人员按国家关于离休费和津补贴标准的调整政策及时发放到位。

当年二二一厂很多是单职工,老同志过世后,遗属生活比较困难。这两年中核集团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兑现遗属生活补助费标准提高政策,并组织家属遗属参加地方医保和大病保险等,减轻生活压力。

这几天,戈晓海正忙着对房屋修缮工程进行验收总结。

中核集团对西宁、合肥、淄博等集中安置点的155套房屋修缮和“三供一业”项目改造已全部完工,老同志获得感、幸福感受到极大提升。对其他地方分散安置的,精心组织,采取自行维修加补助的方式,房屋维修工作也即将完成。

夏日里,西宁的二二一小区绿意浓浓,记者来到刘兆民家里。

楼房外面新贴了保温层,原来走风漏气的钢铁窗户,换成了保温效果更好的铝塑窗,看上去干净明亮。

“西宁冬天很冷,这两年房子维修后比原来暖和多了。”刘兆民说。

今年4月,“中国原子城纪念馆缅怀厅”修建完成,以纪念和缅怀曾经在二二一厂工作过的一辈核工业人。

“这是一种纪念,更是对‘两弹一星’精神的传承。”董殿举说。

2019年12月16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参加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的代表。陈福良参加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发言。

陈福良说,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我们“珍惜光荣历史、永葆政治本色”,我们将始终坚持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用自己的方式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最近,“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火”了。6月2日记者采访时,预约的团队观众已排至6月24日。

“遇到忙时,我们都是两口子轮番上阵,很多家属都参与讲解工作。”陈福良说。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新华社记者 高敬 潘旭 徐海涛 李琳海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今日论语

任性探险者就该为救援“买单”

秦丹

总有驴友要任性,怎么办?对于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而受困遇险的旅游者拟在今后实施有偿救援。日前,安徽黄山市拟定《黄山市山岳型景区有偿救援指导意见》,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这是黄山市首次为不负责任的探险行为“划底线”。驴友户外遇险事件频频见于媒体报道。野外探险风险何其高,如果没有准入门槛和管理制度,一些驴友难免会铤而

走险。就在前天,67名上海驴友在位于宁海与天台交界的山区游玩时被困,身体出现失温现象,宁海县救援人员从13日赶去救援,直到昨天中午才搜救成功,中间一刻都没有休息。67名上海驴友中多为大学生,假若任性旅游必须为救援“买单”,相信这批“穷学生”就不会这般去冒险了。

责任自负的有偿救援制度具有教育、警示作用。要知道,冲动旅

游,等于不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甚至有可能给救援人员带来生命危险,救援往往需要更多人被动涉险。任性探险、非法穿越,成本太大。旅游者在未经开发区域遇险,有请求救助和保护的权利。政府力量也理应对每一个人都不放弃,第一时间调动力量救援。但是,有些费用是公民自己造成的,那就应该由个人去承担。公共救援不应该大包大揽,忽略个体行为的责任。

对那些真正轻视生命的人,绝不允许他们对救援成本“甩锅”。事实上,支付救援资金就是支付一笔“救命钱”。但问题是,希望别人救自己时不惜代价的人,付钱时却可能斤斤计较,不一定会把这笔支出当成“救命钱”来换算。像有名的“鳌太穿越”路线,一路上可能遇到失温、失踪、高反、坠崖等挑战,完成救援难度大、费用就很高。所以,必须有一套客观计算救援成本的

方案。同时,救援方作为救援组织者,也要避免被指责“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如何公正合理地计算公共救援费用和有偿救援费用,必须有详细的容易形成共识的规则。针对任性探险造成的一系列问题,黄山市出台这一意见,意不在收费,而在于厘清责任,排除安全事故中的人为因素。黄山作为首吃螃蟹者,其探索安全制度的意识值得肯定。